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四十一回 妖僧感攝善王錢

斷曰：異孽興災遭捉戮，七聖法術見精奇。

包公一決山門事，萬代風聲從此端。

傳說東京城善王太尉，乃是個中貴之官。一日在後花園四望亭上飲酒賞花，左右侍從各搬演雜劇勸酒。太尉正酣飲間，忽聽得一聲響亮，眾人看時，卻是一人打個彈子入花園裡來。

那彈子一似碾線兒，轉了數遭，變成一個和尚，身披烈火袈裟，耳墜金環。太尉與眾人看見，俱吃了一驚。太尉知其異，便問：「聖僧因何至此？」和尚道：「貧僧是代州雁門縣五台山文殊院行腳僧，聞得太尉平素好善，特來化三千貫錢修蓋山門。」

太尉聽罷自付：「此僧必非常人。」乃令左右設齋待之。和尚一食而盡。太尉驚訝半晌，乃道：「我就肯捨著三千貫錢與吾師，如何得去？」和尚告太尉：「貧僧自有道理。」太尉即叫掌庫人取過三千貫錢來，付與和尚，看他如何發落。和尚見錢，遂於袖中取出一卷經，望空中一撒。不多時，只見經上眾行者滾滾而下，一時間將三千貫錢都搬將而去。和尚逕來辭太尉，欲轉五台山。太尉送和尚出了花園，私喜捨此錢貫不落虛空。

筵罷歸寢閣下。

次日早朝，恰遇著開封府包待制，二人各下轎，坐於待漏廳內。閒敘話間，太尉語及昨日施錢與五台山和尚之事。包待制聽罷，付道：「世間哪有此等異事？」遂記在心上。朝罷而回，升廳喚過溫殿直，吩咐道：「近日有鄭州知府被妖人所殺，現今出榜緝拿未獲。今早入朝，遇中貴太尉道其事，想必是妖僧。即差爾於城裡城外緝捕妖僧回報。」殿直只和領台旨，回家憂悶。他手下有個心腹人名冉貴，最機警，見溫不悅，問及來因，乃對溫道：「君有許多公人，何不散城市緝訪？必有下落。」溫殿直依其言，分其手下公人滿城訪拿妖僧。

溫殿直自同冉貴入南門，行到相國寺前，見一伙人在那裡看把戲，冉貴道：「待我去根究著。」直入人叢中，卻是一個行法的，在京有名，叫做杜七聖。祖傳下異術，將著一個小孩兒，裝在板凳上作法，念了咒，即把那孩兒宰割了，待問眾人討了花紅利市，依然將孩兒救醒。當下看的人無不喝采。正值那和尚亦在看，要掩他法術，先念了咒，竟把孩兒魂魄收了，便抽身去對門店裡吃麵，將碟子蓋了那孩兒魂魄。不想杜七聖收了花紅，要救醒孩兒時，百計不能安其頭。七聖慌忙告眾人道：「列位君子，有誰將吾孩兒魂魄收去，望乞賜還。」道罷，孩兒頭又安不上。杜七聖怒髮，便從袖中取出一顆葫蘆子，撒在地下，噴上一口水，那葫蘆便抽藤、開花、結實。七聖摘下葫蘆來，一刀剝下。那和尚正在樓上吃麵，忽那頭落在地下。

和尚忙用手摸那頭來，安在頸上端正，乃道：「幾忘放著那孩兒。」即忙揭起碟子，還了魂魄。那杜七聖復救得孩兒回去。

人叢中有人傳說，對門樓上有個和尚，頭忽落地而就能安，其法愈於杜七聖。冉貴聽得，連忙與溫殿直說知。殿直道：「此必是騙善王太尉錢的。」二人搶入麵店來，把妖僧捉了。不想那和尚果有法術，只用手一指，滿店人都是和尚，不知哪個是真的，竟被他走了。溫殿直沒奈何，只得回覆於拯。拯即出榜張掛：「但有城中捉得彈子和尚來者，賞錢一千貫。」城裡有個賣青果的李二夫婦，得知那妖僧住居在他隔壁，即來報知溫殿直圖賞。殿直聞說，便領眾人隨李二來捉。正值和尚飲得醉醺醺而回，被溫殿直眾人向前綁縛了，解入府衙來見包拯。拯令用長枷監入獄中根勘。

至次日獄司來報，和尚已走去了，只留下長枷，四下並無動靜。拯正疑怪間，公吏人稟，昨日捉那和尚已在街上拍掌而笑。拯隨差趙霸領公人追捉。霸與眾人見和尚一直趕入相國寺去，遍搜不見。正沒奈何，忽佛殿上泥塑個八臂那吒，叫聲道：「我在這裡。」霸聽得，要將那吒打倒，其中有個得道僧稟說：「待我禱告三寶，妖僧自出矣。」其僧禱罷，那妖和尚一直走出寺門。霸同眾人趕到河邊，見和尚自跳入河裡去了。霸回覆於拯。拯給錢一千貫賞李二夫婦而去。李二得錢做本，遂成富家。

一日，那彈子和尚來他家化緣，李二見著，吃了一驚：「此妖僧即目包太尹正沒拿你處，卻又在此。」便欲去告首。和尚怒道：「汝今得我而成家，敢此無理！」只用口一吹，起一陣狂風，將李二攝掛於相國寺門首幡竿之上。其妻只得來衙告知於拯。拯不信，自乘轎來看，果見妖僧在竿上立地，笑道：「貧僧白化善王錢貫，不敢干犯太尹，萬乞恕罪。」言罷，將李二丟落竿下死了。其妻哭領屍回去葬埋。拯怒甚，著左右用箭射之，皆不能中。俄然有一道士來見拯獻計，教用狗羊污血射之，便能壓其法術。拯令左右知道士之言，即將狗羊血來蘸箭射，那和尚滿身是血，跌落在地上，被公人一時捉住，帶回衙中。

拯道：「不可再留，即日處決。」命溫殿直押出妖僧。到市心，和尚道：「貧僧該死，只求得一碗酒吃，棄世便休。」殿直頗憐之，吩咐公人取酒一碗與之。和尚接過酒，呷一口，望空噴去，變成一道黑氣罩了法場，和尚進斷索子竟走了。溫殿直大驚，公人各走散回覆包拯。拯道：「自來不曾見此等妖人。」

一邊出榜捕拿妖僧，遂申奏於上。後來那和尚又去幫王則謀反，被官軍所捉，戮於東京市，其妖氣方息矣。